

让“二代”飞一会儿

◇李晓伟

当贾浅浅以屎尿屁的文风、以一己之力把文坛搅得乌烟瘴气、在文坛掀起惊涛骇浪，让作协破防，让“二代”之名重新定义，不能不说其破坏力之强空前绝后、前所未有。

“龙生龙，凤生凤，老鼠儿子会打洞”，中国的这句老俗语还真没错。自从“二代”一词被赋予特殊含义之后，狂放任性地迅速走红大江南北，成了流行新概念。于是，各种各样的“二代”像浇了大粪的庄稼一样，便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，如“富二代”“官二代”“星二代”，甚至还有“穷二代”“农二代”等等。

其实，做“二代”并不难，难的是一辈子做“二代”。如果硬要为时下的年轻人贴标签的话，几乎人人都是“二代”。最起码，在父辈面前，咱们都是“二代”。但是，“文二代”，好像不那么名正言顺。如果智慧和才气能遗传，像爱因斯坦、居里夫人、托尔斯泰、雨果等科学家和文坛巨匠们，他们的后代是不是得上天呀。

既然拼爹，那就要拼得像模像样、拼得理直气壮，好歹以作品说话，不能拿屎尿屁来糊弄人。如此看来，贾浅浅背后的实力一点不浅。

难怪官方评价贾浅浅的作品是：或可自赏，莫付流觞？

这几个字的意思就是，自己看看就得了，别再往外传啊。个人理解，更深层的意思是，丢不起那人。说实话，她这样的文字，恐怕连小学生都要摇头。

有网友说，不小心看了她的诗，至今吃不下饭。深以为然。她是站在父亲这个巨人的肩膀上，把父亲用一生的时光所筑起的文学高台，被自己的几首短诗就给压塌了一大截。

文学可以世袭？写作可以通过遗传来获得？从生物学上来说，似乎没有给出足够的证据。所以，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。针对这一回，众口难调的咱们的群众真是太团结、太一致、太可爱了。试想，如果大家都装作看不见，对此现象再不猛烈批评，那么，文学的美好和庄重，是不是将瓦解冰消、荡然无存？

“富二代”“官二代”和“星二代”似乎大多声誉不太好，不出名则罢，一出名多是负面消息，不是飙车，就是跋扈，就是萝卜招聘。这样的“二代”，原本处于社会的高位，作妖作的动静大了，难免就显得扎眼，他们敢做点滴坏事，被人认出来的机率就很高。哪像我等平头老百姓，别说做像他们那样的坏事难出名，就是做了好事，也不见得有人能认得你。

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“星二代”“农二代”……各种“二代”的出现，是对社会现实的一种呈现，承载着人们的种种焦虑，也逐渐成为人们看待个别“二代”时先入为主的印象。

有道是英雄莫问出处，但在当今社会，身世、背景却成为如今年轻人摆脱不掉的桎梏。“老子英雄儿好汉，老子狗熊儿笨蛋”是既定俗成的社会原则。老子牛了，子女沾光，也是天经地义的事。但不幸的是，即使那些被冠以“某二代”的年轻人取得一些成绩，一般也都名正言顺地被归咎于托庇于老子的福荫。至于那些真正沾了老子光的“二代”们，我们除了摇头，还能说些什么呢？

与父辈相比，如今的“二代”们面对的是一个更复杂的时代。一方面，他们享受着更便利的科技，更通达的信息，可以更好地“睁眼看世界”。但另一方面，高居不下的物价、房价，激烈的职场竞争，都让他们中的大多数难以轻松潇洒闯世界。在此情形下，有人不得不仰赖父辈的荫庇，渐渐丧失了拼搏、创新的动力。如此背景之下，年轻一辈自然难出佳话，即便产生一个可能的佳话，也会立马招致社会的重重质疑。

对贾浅浅来说，“文二代”身份或许是一把“双刃剑”，是加持，也是桎梏。因为这一身份，她自身的学术成果与作品品质，必将会接受更广泛的关注和更严苛的评价，这是她必须承受的东西。

借“贾平凹之女”身份发挥并非不可，但不能没有边界。抛头露面、金光闪闪、大咖站台……身为“文二代”，她估计是没有明白“趋名趋利趋静”的意义，更没有明白靠着老爹，足以风风光光安度一生，没有必要再去踉踉撞撞江湖这趟浑水，吃相太难看。资本不是原罪，但要珍惜，争取把既有的资源利用好，而不是拿着它去炫耀、去糟蹋……

给“二代”们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，一个宽松的拼搏舞台来消解社会的焦虑与质疑，不仅是当务之急，也是至关重要的。同时，恢复年轻人的自信，抛弃“二代”的迷思，也是化解人们对“某二代”产生偏见的重要途径。

所以，就让“二代”飞一会儿吧。无论是“官二代”“富二代”，还是“穷二代”“农二代”，都不必骄矜，亦无须自卑，只要能脚踏实地，奋力拼搏，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来，相信所谓的“二代”光环就会烟消云散的。

就贾浅浅而言，除去光环，我们或许可以把她当作一位普通的作者去关注，应当就事论事，为黑而黑就没什么意思了。

哄妈妈睡觉

◇塔寺小学二(3)班 王梓妍 辅导老师 宁华

我们知道小宝宝才需要让别人哄睡，为什么妈妈也要别人哄睡觉呢？你听我慢慢说。

妈妈最近掉头发掉得太多了，所以妈妈晚上睡不着觉。她想让爸爸哄她睡觉，可是爸爸说床上睡不下我们几个，所以哄妈妈睡觉这件事就由我来负责。

晚上的时候，我先让妈妈泡脚，再给妈妈头上喷点药，我们就开始睡觉了。就像哄小宝宝睡觉一样，软轻轻地拍着妈妈后背。一下、二下、三下……也不知道妈妈睡着没有，我就先睡着了。

小的时候是妈妈哄我的，现在我长大了可以哄妈妈睡觉了。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，以后我要每天都哄妈妈睡觉。



雨是从八月二十五日中午就开始的，比小雨大，比中雨小，沥沥拉拉，下了六七个小时，才渐渐停息。

第二天早上，我起了床，从阳台的窗户望过去，东边的天空中半黑不白的云稀稀拉拉，朝霞顽强地云层中间透过来，似乎已经没有雨的样子。不想，上午九点多，天空的云层忽然就厚重起来，小雨再次从天而降，无休止的样子。已经一个多月没有降雨了，每次去乡镇采访，看着那些还没有长过膝盖，扭曲着叶子甚至已经干枯的秋庄稼，心里总不是滋味。

今年的高温干旱似乎比往年厉害了许多。望着一天比一天毒辣的太阳，常常躲在空调房里的我，多么渴盼来一场透心凉的大雨，不只是让自己得以透气清凉的水气，缓解一下酷暑的煎熬，更想让依旧在田间劳作、望着日渐枯萎的农人们看到秋天丰收的一丝希望。

这雨忽然就来了，虽然已经太晚了，早已误了秋作物生长的大好时节，却也给了我许多的喜悦。

算来，距离我彻底脱离农事劳作已经有两年了。两年前的许多年头，年过古稀的父母听不进我多次的劝阻，固执地耕种着老家的两三亩薄田。虽然秋种夏收、夏种秋收大部分是机械化，但还是免不了有工人的帮忙。所以每到夏收、秋收，我还得回到老家，帮他们颗粒归仓。

生在农村的我，对各种农事再熟悉不过了。儿时的农村，父老乡亲们很少有闲下来的日子。真的像宋朝诗人翁卷在《乡村四月》诗里写的那样：绿遍山原白满川，子规声里雨如烟。乡村四月闲人少，才了蚕桑又插田。其实，不仅是四月，农人们一年四季都是在从农家到田间的穿梭之中。

立春刚过，豫西大地依旧春寒料峭，柳枝上看不见一丝绿烟，甚至河里的冰还未完全消融，正月十五前头，农人们已经开始忙碌起来。牲口棚里积攒了一个冬天的大粪，需要用三齿耙子刨起来，装上架子车，套上牲口，一车一车拉到预留的春地里，为很快到来的春耕做准备。

休养生息了一个冬季的春地被犁得平



1991年夏天，我师范毕业，在家等待分配的日子里百无聊赖，便想寻点事做。做什么？和邻居大我一岁的东子商量了几个通宵，最后决定去洛阳关林批发点衣服回来卖。

想做生意就得有本钱。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我手里一分钱也没有，家里更是穷得叮当响。思来想去也只好去姑姑家借了。那时候山里人家都很穷，加上姑姑不当家，硬是一毛钱也没借出来。从姑姑家出来，我伤心地哭了。人穷志短，难道就因为父亲在一年前因意外事故去世，他们那点姊妹情也没有了吗？我不甘心，擦干眼泪，决定再去妹妹的干大家碰碰运气，居然借到了50块钱。

那天早晨，我和东子先步行10里到镇上坐公共汽车到县城，又从县城坐车到汝州，去看了看师范母校和我的班主任老师，然后马不停蹄坐车去洛阳。到关林时，天已快黑，一问洛阳石窟才五六公里，心想来一趟不容易，咋着也得去看看。待买了票进入景区，还没走多远，就听

平整整，一场春雨过后，农人们立即忙碌起来，种豆，种棉花，种花生，栽红薯苗，栽烟苗。乡间道路上人欢马叫，拉着老水桶，挑着红薯苗，掂着水壶，大人背着小孩，儿童蹦蹦跳跳，好像去赴一场春天的盛会。

麦子扬花之后，农人们开始一年中第一次紧张的时刻，这时候最怕老天久晴不雨，所有的机井都水位下降得厉害，再大的泉眼也顾不上水泵昼夜地抽水浇灌。在我儿时的记忆里，农人们因为浇灌的次序发生争执，两个相邻村庄争夺共用水库资源的事情时有发生。十年九旱，或许是豫西很多村庄的常态。

不仅是夏天的小麦等各类作物，秋天的玉米等各类作物同样时刻面临着干旱的煎熬，更是折磨着农人们的心。当玉米长到半人高之后，进入需水的高峰期，简直就是只有泡在水里才会疯长一般。

从上初中起，我已经深深体会到父母田间劳作的不易，经常在星期天或者暑假，帮着父母干些农活。暑假两个月，我几乎每天下午都会拿着镰刀和一根短绳，去到田间地头为牛割草。地头的草常常因为持续的干旱，加上放养的牲口的日日穿梭，而少得可怜。我和伙伴需要钻进闷热的玉米地、黄豆地、芝麻地，去寻找一种叫作抓地龙的野草。这种野草根系发达，会生出许多长长的枝叶向四周蔓延，一长就是一大片，而且一棵薅出来就是一大把。那时候的我是极喜欢割这种草的，能省很多的力气。

为了让牛吃得饱一些，我每天下午都要在田地里走来走去，去寻找丰茂的野草，等到夕阳西下的时候，绳子捆起来的草背起来很吃力了，才算是满载而归。

只有下雨的日子，才可以得到半天的清闲。打着伞赶着牛顺着暴雨的河边一直往下游走，牛儿顺着河边边吃边走，走上三四个小时，才能走到下游的一处小型水库大坝，这时候给牛饮了水，就该往回走了。

麦子收罢，农人们又会盼望着一场暴雨。期盼中的暴雨总算来了，各家各户都在忙着播种玉米，那时候还没有机械播种，全靠锄头刨

第一次做生意

管理人员喊着要关门了，催游客抓紧时间离开。于是就在附近的一处石窟旁照了张相，匆匆离开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们来到关林商贸城，这里是豫西地区规模最大的服装批发市场。一排排一眼望不到头的商铺，一堆堆琳琅满目的商品，一件件新潮时髦的服装，让人眼花缭乱，目不暇接。我们走着看着问着，盘点着两个人身上不足百元的本钱能够买多少便宜货。正走着，冷不防身后疾驶过来一辆自行车，不经意间把我身上蹭了一下，然后就有几件衣服从车上掉了下来。立马就有几个小青年不知从何处钻了出来，围着我们讨赔偿。东子刚想辩解几句，路旁那个多摆摊做生意的，像是司空见惯一样，面无表情，没人搭腔。从未出过门也从未经过事的我们立时被吓呆了。这是活生生的“碰瓷”啊！没办法，东子把身上仅有的40多块钱全部掏了出来。几个小青年拿了钱，扔下那几件不值钱的

教育很美好，道路很艰难

——读于洁《我就想做班主任》有感



“如果提前了解了你所要面对的教育人生，不仅仅教学生，还有学生背后复杂的家庭，你是否还有勇气做个班主任？我们的教育缺的不是完美的理想的教育理念，也不缺高科技的教学条件，缺的是从心里给出的真心、正义、无畏和同情。”

我想说，如果我要是知道当一个老师这么艰难，我连教师资格证都不会考，更别说选择教师这个职业。但是读完于洁老师的《我就想做班主任》这本书，我似乎看到了教育大道上的一道明亮的曙光。教育道路确实很艰难，但是正因为艰难我们才要努力挖掘、努力发现这份艰难里的“小美好”啊！没有挑战的职业算不得职业，波澜不惊的生活也丢失了发现乐趣的一切可能。

于洁老师洋洋洒洒五百多页的著作，是她平时的积累、心得以及心血的累积和浓缩，但是通篇读完我可以感受到，她想传达给所有老师的可以概括为两个字——立情。

台湾作家杨子在《红粉知己》一文中有一个耐人寻味的观点：人生以立言、立功、立德为荣，其实，立情才是生命的最高境界。爱与被爱，生命就如花朵之开放，灿烂繁华，固不免终于凋谢消退，也是不枉不朽了。立情，无时不有，无处不在。班级生活的点点滴滴，都因我们

窝，连家里的小孩子都被要吆喝到地里，往窝里丢种子。

当秋庄稼长起来的时候，依旧盼望的是一场场的及时雨，农人最关注的是天气预报，雨天来临之前，买化肥，给庄稼施肥，等着一场雨浇在肥料上滋养禾苗。一场雨后，等上一两天，地皮刚刚发白，赶快拿上锄头给庄稼除草，一刻也不敢耽误。

如果遇到连绵的秋天，空气有了一些湿润的潮气，正是挑拣烘烤后的烟叶最佳的时机。父亲会让我们这些小孩子在堂屋里把一杆杆的烟叶从木杆上解下来，他就蹲在堂屋的门口，趁着光亮，把烟叶按照等级挑选好，再扎成一把把的小捆。整个堂屋里弥漫着呛人的烟草味，让我们忍不住连连打着喷嚏，涕泪俱下。

雨中也有慌乱的时刻。院子里刚刚收获的麦粒或者玉米粒，摊开晾晒，忽然一阵冷风袭来，风中夹杂着暴雨的泥腥味，村庄上空充斥着大人小孩的呼喊，家家户户在暴雨来临之前抢收粮食。雨来了，农人们擦着脸上忙乱的汗水，心地笑了，心里在庆幸又躲过了一次雨劫。

冬季或许是农人们一年中最休闲的时刻。然而，儿时的印象中，父亲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。这时候是兴修水利的最佳时机。集体生产时的机井早已承包给了个人，甚至一些庄稼人也自发联合起来人工开挖机井。我每周放学回到家里，总是看不到父亲的身影，大多时候，他是在深深的井底帮着人家淘井，为来年的农田浇灌做准备。

从少年时代到青年时代，老家留给我的最深的记忆，就是参加各种农忙劳动，而雨天后则是我回到农村最频繁的时间段。后来参加工作，结婚生子，除了老家的农忙劳动，又多了一项去岳家参加农业劳动的差事。

岳父是一位干起农活来不知道疲倦的人。从麦子浇灌到麦地套播玉米，从麦子收割到脱粒，从玉米地施肥到收秋，从系烟叶到刨花生、刨红薯，一年四季，岳家家里似乎总有干不完的农活。

从小干惯了农活的我，其实充当的都是配

第一次做生意

衣服，一溜烟跑了。这地方是一刻也不能停留了，我俩用我身上幸存的40多块钱，胡乱买了些衣服、毛巾之类的东西，逃也似地离开了那里。

到家后，我和东子隐忍着在关林所受的屈辱，开启了那个夏天漫长的卖衣服之旅。每天在家早早吃过饭便上路了，东子骑辆破自行车，我坐在后面，手里拎着一包衣服，顶着烈日，翻山过河，走乡串户。说是卖衣服，其实更像是游玩的。渴了，就在路边掏捧几口山泉水；累了，就在路边树荫下小憩片刻。至于午饭则更随机，走到哪个村子，遇着饭点了，就会有好心人家给口饭吃，我们会送人家两条毛巾以表谢意。山里人住得散，有时候赶到一个村子时，已经过了饭点，干脆就饿一顿。毕竟是十七八岁没出过门的山里孩子，又是第一次“做生意”，连叫卖的勇气都没有。偶尔遇到卖菜卖瓜的，听着人家熟练自如的吆喝声，心里很是羡慕，嘴张几张，就是没有胆量喊出来。往往来到一个村子，先是在村口找个树荫歇着，等慢慢

教育很美好，道路很艰难

——读于洁《我就想做班主任》有感

的期待流于笔尖，让学生在打开信的一瞬间就能感受到老师对自己的重视，那他们潜藏在心底的积极向上的心自然而然就被激发了，即使那是一个顽固不化的学生，那又怎样呢？一封书信能承载很多，但是也许对那个孩子来说还不够，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多想想他好的方面，不厌弃他，也心怀期待，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日子里有某个契机出现，能让他有所改变。这个别人很难做到的事情，于洁老师坚持下来了，旁人以为她苦，她说她很幸福，所以她呼吸到了更新鲜的空气，看到了更多美好的风景。

从教以来，我还有一个执念——付出一定要有回报。我对学生高要求、高期待，因此我也充满了干劲，恨不得把我毕生所学一股脑都传授给他们。一旦学生达不到我对他的期待，我便会产生失望、愤怒、焦虑等情绪，折磨着学生也折磨着自己。但是看到这本书，我释然了。于洁老师在书里说道：“秉持一个原则：但行好事，莫问前程。能力有限，顺其自然。”我想这就是付出，但不求回报。我要有自己能尽心尽力但是学生依然表现平平的准备，毕竟影响学生的因素实在太多太多，况且“高压”也实在不可取，只会物极必反。当我们愤怒着学生上课不好好听课，木愣愣地反应迟钝，却很少意识到

角，而当我走进岳家，我是发挥着骨干作用，这些超出我承受能力之外的农活，常常累得我回到工作岗位好几天才能缓过劲来。所以那时候是最怕去岳家“服徭役”的，心底里也期盼双休日有雨的降临，躲过一“劫”。

因此，从青年时代到中年时代，老家留给我最深的记忆，除了在农忙时节回老家帮助父母，又多了一份岳家农活的农活。这使我对不同节气的农活有了深深的体味。

因为这种看似不得已的农业劳动，无形中让我始终没有脱离老家，也从繁重的农业劳动中体味到农民生活的不易，它也时刻磨砺着我吃苦耐劳、面对一切困难不被压垮的意志。

这些无形中的收获，在我的岳父患了癌症离世以后，我终于减掉了去岳家干农活的差事；在我的父母渐渐苍老，家里的耕地大多都送给亲戚邻居耕种后，我每年夏秋两季回家干农活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对于老家的风土人情、家长里短知道的越来越来少，我才渐渐感悟到那些繁重的农业劳动对我的弥足珍贵。

有时候回到老家，看到比我辈分高的长者渐渐老去，甚至离开人世，昔日的同伴也四海奔波谋生，老家再也没有了儿时热闹的场景，忽然心底就生出一阵悲凉。许多的时候，当我们身处其境的时候，不觉得时光的倥偬和珍贵；许多年后面对物是人非，才觉得那么多的往事仿佛几个月前几天前才刚刚发生，却早已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变得影影绰绰。

因为我们也在渐渐老去，所以越来越去回忆那些早已模模糊糊的往事。忙忙碌碌的日子，我们为了生计奔波，无暇这些回忆。当某一个时间节点，当某一个与往事相似的场景出现，总会勾起我们的回忆，如决堤的洪水，恣意横流。

就像今天，秋雨绵绵，我突然就想到了雨中的农事，雨中的老家诸多往事。

我望着窗外的秋雨，丝丝缕缕，烟雾一般，将远处的山峦和村庄都遮盖了无踪迹。然而，我的思绪，却如一艘时光穿越的神舟，带着我回到了旧时的老家，让我返璞归真在雨蒙蒙的儿时岁月。

◇高长见

有人过来问“你俩是干啥哩？”才忙不迭地开口“卖衣服哩，卖衣服哩。”“一看这俩孩子就没有做过生意，哪有卖衣服不吭声的？”越说我们脸越红，就赶忙说“看看吧，可便宜哩。”便宜归便宜，毕竟那时候山里太穷，加上我们进的衣服实在太少，慌忙中又不懂得挑选款式花色，大多都是翻看一会了事，很少有买的。倒是几毛钱的毛巾和一两块钱的薄汗衫卖出去不少。没办法，我们只好咬咬牙，照本或是赔本卖，终究也没卖出去多少。

直到9月份我去学校报到，也仅仅卖了十几块钱，大部分衣服还躺在那里，被人翻看了一遍又一遍，却再也换不回一分钱。第一次做生意就这样悄无声息的结束了。

第一次做生意赔得一塌糊涂，可也让我赚取了人生的第一笔经验和财富，知道了生活的艰辛和不易，也真切体会到了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的深刻道理，铁积寸累，日就月将，做任何事都得脚踏实地，循序渐进，方能成功。

◇朱晓琳

他们从早上7点多到傍晚5点多除了上课就是在做作业，连上厕所都是匆匆忙忙的，年复一年日复一日，他们的生活两点一线何其枯燥单调，厚重的眼镜片后没有了少年人的灵气光芒。放过学生，也放过自己；有所期待，但是不求必然的回报。

“教育是一种慢的艺术”，这句话用在学生身上和老师身上都可以。只要我们一直坚持着，一直努力着，渐渐地就会找到事物本质和物外之趣。你看大江流泻汪洋宽阔，仿佛自然而然天生这般模样，可知百川汇海连小溪也不放过；你看高树参天枝繁叶茂，仿佛轻而易举年轮圈数，可知盘根错节连水滴也如数吸收。你还要知道，成了江海，成了高树，所以更加有能力吸收，于是有了波涛汹涌的磅礴气势，有了绿荫如盖的皇皇风姿。

不必心慌，也不必着急，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和挫折其实那些名师早就经历过，并不特别。老师的职业路很艰难，但是只有一步一个脚印慢慢地走，才能发现教育其实也很美好呀！

